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七十五至七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福

傳家集卷七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格

投壺新格 熈寧五年作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

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

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

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

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儌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算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五算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散箭其違中內有貫耳及驍者其箭別計假若有初箭仍

貫耳則二十算是也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解也

全壺無算　無算者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算以次勝負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算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算也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算　何謂之驍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

為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算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算皆負謂十二箭皆不中大無功也若兩人皆敗則亦計餘算以決勝負

橫耳謂箭橫加耳上舊五十籌橫壺橫加壺口舊四十籌皆依常算無賞偶然而橫非投者工何足以賞若為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倚竿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五籌龍首倚竿正箭首正向已者舊十八籌龍尾倚竿而箭羽正向已者舊十五籌狼壺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四籌帶

貫耳不至地者舊十五籌耳倚竿舊十五籌皆廢其算傾邪險詖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為奇箭多與之算甚無謂也今廢其算所以罰之然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壺皆為通數若為後前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復計其算墜地者與不中同

倒中舊百二十籌倒耳舊不問籌數並滿壺中之算盡廢之

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賞今盡廢其算所以明逆應之道

策問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

甫言於上以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質於所試者

范景仁復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為策目矣遂刊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别出策目試清

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摇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賢良策問一首　為邵興宗作　皇祐四年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麗為方正邪蓋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哲

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蹙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緜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畱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讓畔漁者讓澤今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退讓之風未甚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絶於野秋毫之利捐仁廢誼爲之而不恥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内外百吏或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爲罰倒直爲曲寃痛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兹二者豈世俗澆僞不可復振將教之禁

之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内嚮九十載而公私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莫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有所未盡黎庶之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毋悼後害以枉執事苞忠隱

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禄榮名而已

進士策問十五首

問昔季路冉有公西華曾晳閒居縱言各陳其志趙文子觀於九原以為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為人夫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塗愛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懐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往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為不知已則其言也可無隱焉

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乂四岳薦鯀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則知鯀之不可用亦明矣四岳復薦曰試可乃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用不成然後黜之而興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舉事興為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人任事九年蒸民汎濫所廢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之仁聖用心固

不如此愚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辨也

問稽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亡慮萬國當是之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荊蠻北不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羨積私有餘儲征代朝貢無歲而無咸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奄有萬方囊括禹迹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恭儉與民休息宫室不崇苑囿不廣衣服不麗飲食不精然比歲以來有事西鄙發輸滯積以饋一隅乃

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蕭然道路何曩者用民之侈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最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為而得國用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其利宜溥幸毋讓焉

問夏書曰賞延於世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禄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

曰官人以世而言春秋者公羊氏亦云譏世卿詩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儀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違戾如是豈聖人之道淵微奥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顧聞所以辨之而毋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政治之本莫先於歴數歴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者歴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代之王視斗招摇建寅建丑建子以為正月仰應三光俯順三

統總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正於唐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為異見孔安國以為建寅為正得天之數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鼎新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據唐虞之前無異正朔之文則似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尚書緯以為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商周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得謂之夏之時似鄭義復為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節國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

紛不決願吾子辨其得失明究其説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

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賔服百吏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成風雨和順者宰相之任也其功烈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重絶先聖之世也而班固漢書采漢興以來有金革之勤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為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之家徼倖獲封者為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降由丞相得侯者

及商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而猥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爕理陰陽之重而居貫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賔客而在武夫健將之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已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以明革命於是乎以棄代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易也夫平

水土者莫尚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勾龍邪湯不祀禹以為社而云後世無及勾龍者其旨何哉聖人規為必不妄也子大夫其懋明之

問世之為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而為之頌自孔子删詩存而不去非虛美也今以春秋迹之或違禮而動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宫伐淮夷作新廟皆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為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為舛駁非若他經之純美也嗚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冒中有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攘未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嚌其胔而徒披猖横騖乎藩籬之外彼又烏知甘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而非書孟子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云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

願與諸君訂之

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者以為先王謂太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文王之化或美名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為太王王季也且如太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為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風又文王之道被於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之風復何為繫之周公召公皆惷昧所不識也二三君子奥博於學願

聞所以辨之其說何也

問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冠婚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先王所以治羣臣萬民不可斯須偏廢也今曲禮乃云如是必有異旨其可見乎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之道

正直無隠豈伺人顔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為辨之

問春秋始隠之説誰氏為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正於廟解之朝正于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為其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也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犂来名而儀父字其説何也

樂詞

樞密院開啓聖節道場排當詞

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膺於丕運妙花雨地輔臣祗奉於仁
祠憑不垢之勝因佑無疆之遐算仍修高會共洽多娛
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蘷龍滿座集紳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胥何處在
只應近與醉鄉鄰

作語

德水澄瀾上聖應期而降誕崇邱儲粹大賢名世以挺

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太寧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羣生於富
壽之域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龞咸若伏惟
某官某官丕宣忠力克壯遠猷筦樞機而均四時撫韜
鈐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冀徼福於香城大啓梵筵
同祈睿筭玉毫珠髻既瞻仰於慈雲寶案金觴仍涵濡
於湛露肴羞交錯笙磬駢羅仁澤醲於惠風喜色饒於
淑氣某謬忝樂吏獲對台廷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齋祓欵仁祠異花散漫承嚴供
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紱相鮮金錯落珮環交映玉葳蕤
乾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巵

勾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悅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裂
馬蹄騰踏塞塵昏降王稽顙朝南闕天子垂衣御北門

幕府事閑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

作語

天文垂象貴將陪扈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大漠矧聖神之御辨懷荒憬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戸不閉眷是股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兼人雄規絶衆元戎十乘董鋭士以啓行清酒百壺命賢王而出餞榮生道路威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輪於清籞某叨居樂部幸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品
鐵衣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
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其聞三王之盛未有遺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惟開
府太師才為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强仕之時已登廊廟
黃髮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賁熙洽於三朝保康寧於八
十太公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濱田千秋身乗小車尚腰

相印何曾則始為太宰石鑒則甫拜司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越前修留守相公鎮撫都畿典司管鑰遇唐虞之無事喜稷卨之得朋大啓華筵盆祈遐算提舉端明惜盛事之難值慕賢者之所為親邀相車就宴甲第跪斟芳醑仰祝椿齡其不揆荒蕪敢獻口號

元勲茂德古無倫海内高閑第一人台席已酬調鼎志磻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歷行開九帙新

顧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傳家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七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誌一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覩舉進士上第釋褐黄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産公曰吾幸有禄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他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為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名還編

天聖勑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皤閤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先帝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螽螟為災民憂

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之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緐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宦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為姦利事

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覆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既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為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名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上曰罷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

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副使上曰龎某豈得以常塗進之遂擢為天章閣待制拓跋元昊僭亂陜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陜西都轉運使慶歷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遷諫議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龍州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

距郭無幾悉為冦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名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為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為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

命公招懐之公曰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説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名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

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

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私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寖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

臣冊命為夏國主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入為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至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上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

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為必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譸二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玆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

蠻儂智高反毒徧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

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而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下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破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敵

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邪賜錢二億而已今
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
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
二府衆論紛然以為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
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
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
檢校官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既而
內外訟青功以為賞薄者多上重於違衆復以青為樞

密使其後青卒以官盛為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
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大藩處之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侍上久求領節度使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
内臣為節度使者陛下至孝凡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闕
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慎況祖宗典法又可隳邪上
乃止由是内外怨疾頗多會道士趙清貺與公有瓜葛
親與堂吏通謀受人賂詐許為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
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貺行數日而斃

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詆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為公私於
清朊末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者之心五
年命公以戸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既
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祠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龎某可
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罪者無
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賜賚契丹來求上御容及例外
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悵然久之曰前
者出龎某太怱怱葢以公習知夷狄情能斷大事故也

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
軍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
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
夭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
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群
心大安奉承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陛下大
恩位至將相是以冒重禍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
休退固無他望唯陛下保萬世之業懷生蒙無窮之幸

乃老臣之大願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水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場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之麟人不能正也至是詔邊吏禁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御夷狄也乃戒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虜不去名使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私市如嬰兒之待乳若絶之虜必自來乃禁邊毋與虜為市虜大窮移書於邊請

遣使吏議疆場使者至有日會管勾麟府軍馬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事黄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屈野之西至忽里堆不為戰備虜怨邊吏之暴其民每聚兵萬餘於境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饑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發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没於虜戡脫走得歸然虜以私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

司馬光之麟州與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
堡於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為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
之比往而虜兵已復聚戡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日行
視堡地為虜所掩以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
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移幕府取文
書公以築堡之議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徹光之書
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
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

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光慙怍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他日光見公無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年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為朝廷行也公不得巳請讓還左

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期復請詔名還京師
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
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
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凡上表者九
手䟽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耋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閒用
此自娛至忘饑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
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民為主明練

法令以平心處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祗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法邪唯治軍差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或斵斬剉磔或累笞取斃軍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聳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開白茍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無愛吝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弔賻其家未踰月宮車晏駕今上在

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邊氏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封彭國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内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長適冀州支使陳琪封南安縣君次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封德安縣君早終次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封仁壽縣君次繼適宋充國封永康縣君次適大理評事趙彦若封榮德縣君次及幼

女皆未嫁孤元英將以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邱之東山乃謂光曰公平生知愛莫子如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不文不敢辭噫光受公恩如此其大滅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光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

顯允公德柔嘉維則敏而好謀果而不惑函谷以西幼艾嬉遊邊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為王土制勝廟堂承公之祜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維天子

明天子爵祿天子法度怨憎孔多公忠乃著膂力未愆辭榮以年子衆而賢受福之全天之生公以佐先帝綴衣在庭公適辭世迹實為文款石幽泉身毀名傳垂之億年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熙寧四年三月作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為我銘公之墓光既哭自

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媾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他人為詳用不敢辭公諱某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曽祖諱侑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寒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歴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詮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

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
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他日必當遠到秩滿為開封府
司録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為御史中丞薦
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彈劾不避
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封鹽鐵勾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饑
選公為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
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横風迹益顯景祐四年
入為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亂西

鄜騷動詔以公為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諸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懐服之心無他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闊略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

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歷二年詔以公為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

之變不報俄徙陜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兾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敬為公壻其怨家告敬父母因敬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彬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内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

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即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為禮部尚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絶妻妾乃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疏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嫠者皆為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為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

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小大皆有條理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賔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終日逮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他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災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鄭學士獬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

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衞我豈沈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繼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柏以治道路他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為儂蠻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輒怒責公既納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方

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彊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為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凡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張之具皆不減為二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

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
蓋出天性非有為而為之也訃聞太常謚曰恭安夫人
永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
保孫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敭次適供備庫副使
賈世永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次適供備庫使任永
次適歷城主簿劉忠輔貽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
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
福善之道世或疑之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不遺親忠

不忘君立身謹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服自少通顯逮于納禄體強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榮樂而終章綬纍纍延于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作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真宗以太子太保薨謚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鎮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

諱荀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清河郡太君
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游洛陽
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
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
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
通監兼交城縣名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究國
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
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

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古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名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内侍都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間間構兩宫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宫書開陳大義情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

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
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
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
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
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
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
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
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

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鬻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勑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勑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録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

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

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㑹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宫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寜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恵

利而疾姦暴大抵樂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巳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曽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輒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巳旁側為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

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没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

縣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禮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次蚤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没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邪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

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傳家集卷七十六

傳家集卷七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誌二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皇祐四年八月作

公諱某字公素其先唐之宗室避亂入蜀家於邛州之依政曾大父諱敭大父諱扆父諱憲皆不仕大父以才行著鄉曲朝廷褒之號靜惠處士公生三歲而孤性警敏過人兄絢教之書嚴其程課而出公遨戲自如比暮

兄歸公徐取書乗月視之一過立誦數千言兄由是奇之稍長善屬文尤工詞詩氣格豪邁景祐五年舉進士為天下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邠州事州人以公少年高科始不以吏事期之公鋭精為治所處畫皆出人意表吏民大驚會夏虜寇西鄙劉平石元孫戰沒邊人恟懼邠州城惡吏民謀内徙以避之時州無守將公攝州事即發民治州城僚吏固争以事當言上待報公曰虜將至國外何暇顧文法為身計耶且我實為之有罪不

爾槩乃親度材庀用賦功董役不三旬而畢仁宗聞而
嘉之下詔他州守備當完者視邠為比官滿召試除直
集賢院歷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修起居
注失執政意出為京西轉運使復還修起居注判三司
鹽鐵勾院時杜祁公為宰相多採拔英儁寘之臺省不
利祁公者指公為其黨左遷知潤州事徙知洪州事久
之谿蠻寇荆湖朝廷議擇有材智者以為轉運使鎮撫
之上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其材可用今安在宰相

不能對上復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宰相即言公姓名乃除荆湖南路轉運使公乗驛至邵陵令諸州皆按兵毋得進討遣使就蠻居諭以禍福群蠻感悅皆罷兵受約束又名還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遂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官院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京師多老奸宿猾吏不能禽公推迹其物色起居一時録治略盡威令大行坐盜入慈孝寺竊章獻皇后御容大珠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頃之遇疾皇祐四年八月癸

未終於家年四十官累遷至起居舍人公為人踈明樂易倜儻不羈飲酒盡數斗不亂視金帛如糞壤厚於交友與之遊者久而益親之為布衣時周遊四方識其土風人情故平生喜言為治之體及用兵方略數陳便宜書數十上仁宗春秋寖高未有繼嗣公因侍祠高禖還奏賦大指言王者修身治國家遠嬖寵近莘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上深嘉納命内侍石全育宣詔慰撫之公家至貧及病亟自為表言母老不終養以是累陛下

上哀之賻恤甚厚時之士大夫無不惜公之志有餘而壽不給也夫人張氏封南陽郡君子男三人稷太子中舍秬大理寺丞秠太常寺奉禮郎女四人長適皇城使劉永吉次適進士謝少微次早夭次未嫁光與公同年進士也稷狀公之治行命光為之誌光不得辭銘曰

材氣以為實文學以為華孤舉秀出以大其家千里之足羈紲所不能制百圍之木鉤矩所不能加功可大施而壽祿不遐嗚呼天實使然其又奚嗟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君之族出趙郡後家肥鄉令為開封府人曽祖考諱滔洺州團練判官贈中書令妣魯國夫人苗氏祖考諱炳侍御史贈尚書令妣陳國夫人周氏考諱贄虞部貟外郎贈司封貟外郎妣扶風縣太君宋氏司封之兄沆以清重知治體相真宗弟維以文辭高仁宗初為翰林學士皆有傳在國史當世士族咸榮慕之君諱其字漢臣早孤始以相國夫人奏試將作監主簿復以翰林君奏

為守主簿初監汝州鹽酒稅在京茶庫西京糧料院遭
扶風太君憂服除監南京麴院在京豐濟倉會久疾以
國子博士分司西京尋又掌中嶽廟慶歷七年七月癸
巳終於官舍年五十二君喜為詩有前人風格為人溫
良清謹睦於族姻厚於朋友故其生也人無與之為怨
沒也久而思之夫人聶氏祕閣校理震之女封河南縣
君生六子男攸今為內閣承制女一適右班殿直王裔
一適屯田郎中朱處仁餘一男二女早卒君之沒攸與

二處妹皆幼家極貧夫人嫠居二十餘年撫育諸孤綱紀家事小大曲盡其宜李氏以復振熙寧二年六月戊午終於京師年七十五先是攸升朝贈君虞部郎中夫人封福昌縣太君攸所居官皆有能名異日必將有成者也光於夫人為姊子攸謂光將以今年某月日葬於洛陽賢相鄉之墓子宜為之銘光不辭銘曰

生則人覲之没則人思之誠不盡於中其誰能得之位則不充壽則不融宜其有子以收以祀以終厥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兄諱某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為鄜延經略使奏兄通判鄜州事從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太君憂服除知

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寛厚容物而内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己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在卑位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閱獄因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

亦不與之校久之寅寢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務合民心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為諭解往往曉寤欣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鈌負榜於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朞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

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佗人或仕宦絶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踈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

二人雍太廟室長應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翊縣尉王淳蚤卒次適郊社齋郎崔頵兄終之歲其月某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先以葬日之廹不暇請於佗人故忍泣敘而銘之兄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為天官雖未顯不為卑德之和為衆所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茍進兮於道無虧兄令何恨兮

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殿中丞薛府君墓誌銘 熙寧五年作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亂保河汾以自固歷劉石苻氏莫能屈姚秦元魏以來始出仕為公侯卿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號為甲族然卒因遊宦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衰薛氏中微曾祖考諱昉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考諱田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

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為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為太廟齋郎又除守將作監主簿太尉公知益州奏府君監鳳翔府商稅後徙知河東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亦不失恩義之中以父憂去官服除知鄠縣徙知安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隂事招權受賕莫敢詰府君至以正罪惡言於將請治之將内窘私以情告府君曰其止

欲去惡吏耳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即移疾以州事屬府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繫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府君且內懟自是悉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既而某官張君亢除知渭州或請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雖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而尚氣到必不為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事一無所與庶幾自免府君喟然歎曰吾推忠信正直之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邪今張君來吾猶是心也

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吾獲罪亦命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處事有失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為之懼張君初無言久之乃於廣座謂衆曰亢喜忠義與身俱生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為小人所陷使為亢佐者皆如薛君亢復何患於是聞者皆服張君之賢而重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覆軍殺將朝廷患之乃命范文正公為鄜延招討使以張君知鄜州為范公之副張公即具奏府君在渭

州所以佐已之狀乞移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母馮翊郡太君党氏春秋高多疾顧戀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兄弟用太尉公恩得官河中者適皆罷去府君乃固辭鄜州願監河中鹽稅以便親既得請范公遽上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便然甚非張亢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亢仍為從其兄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心朝廷即以府君弟俅知河東縣府君鄜州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患州城大而處勢卑難以待敵

欲還就伏𪾞山計功數十萬時虜乘勝深入而州無役兵欲以戰士築之衆咸以為難府君獨以為可張君喜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君病失音府君外備寇敵内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城成民至今賴之歲餘徙知深州遭母憂服除知商州慶歷八年閏月庚戌終於州廨年五十一先是屬縣宰有建言商山産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府君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鐵錢未數

年鐵已竭其監當廢况又益置銅錢監銅産尤薄恐徒勞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銅竭而止章交上久不决會府君没宰之説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習律賦語意即高竒驚人然不肯從進士舉嘗著蓼蟲賦以刺世之嗜外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為事之當慎者莫若言動交進名乃著五慎文以自儆觀是二文足以知其志趣矣初娶唐氏天章閣待制肅之女生一女適

殿中丞趙士寧又娶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李氏直集賢院建中之孫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二男長曰昌朝繇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坐正論不阿黜為大理寺丞次曰昌期早卒二女長適祕書省校書郎張煦次早卒昌期將以熙寧五年正月某甲子葬府君於本縣趙行村請直龍圖閣趙君卨狀其治行以授光使為之誌昔者先子嘗獲知於太尉公從兄里佐府君於鄜州幕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以是頗知府君

之為人府君容貌溫恭而内守堅正不可奪移語言無機巧蔽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而深疾姦惡故所至上官信之僚友親之下民愛之今也幸使光誌其墓光既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敢私附其所知云銘曰

迕意宜疏而或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或以之離蓋至誠可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允如辞君以忠信正直為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熙寧九年作

兄諱某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某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累贈衛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常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爲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以家事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十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尉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宦後數年乃調達州通川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千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可以往來守井吏

恃其險遠大為姦利州遣兄往按之因為之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聽有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兄鞫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之誣云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據實鞫之皆止杖罪餘因負冤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

去官直究者或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閬州新井縣通判鄧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窮僻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官置場市之皆憚其險辭不行時凡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禄而避其勞可乎遂往躋攀崖𪩘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官至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

子廣郊社齋郎廣爲虢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疾已丑終於官舍年七十有三兄爲人沈厚寛裕喜愠不形於外少時家貧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獨卧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卧耶兄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子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駡辱然當官公直能知小民情僞吏不敢以絲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爲峭刻斷獄必求厭人

心摧抑彊猾扶衛愚弱所治職事皆有方畧或素號繁劇者凡處之嘗有餘暇氣色不動而衆務修舉廷中永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久猶見思從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静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凡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静故没之日聞者無不歎惜先娶細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柔静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

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子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虢州虢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陝人張安仁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奉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先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有容頹然無爭所蒞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作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涞水之上至唐仕宦陵夷降在畎畆曽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累世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㓜以家事委之君晝夜服勤不遺餘力専以稼穡畜牧致饒給不事竒衺末業所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身無私焉年三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於涞水南原先待制府君常歎曰自吾兄之亡而家始貧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為雖古至治之世何以尚諸惜其無位而才

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童亦遣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教畜二子詠里詠不幸早世里登進士第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為人孝慈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為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祔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久敢書聞見之實而繫之以銘銘曰

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于躬家道以肥宗族是賴鄉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配有子後無棄基淑慝之效昭然不欺

蘇騏驥墓碣銘為器之作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為卿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蘇子為狄所滅子孫以邑為氏歷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辯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為漢名將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

屈節在武功者綽仕宇文周以明法令為某官子威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瓌父子為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溫為晉邑漢屬河内郡隋以河内為懷州維修武之族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焉公諱某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事宗族爭笑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忽棄業為書生窮餓無日矣公曾不顧為學益堅早喪二親哀毀過禮鄉曲稱之

弱冠舉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侵河北盜賊蠭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合鄉曲子弟結以信義扞禦群寇修武由是獲全大將軍綦北征公踵軍門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奏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躬被甲冑扞敵有功令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賢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名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離尉縣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獎訓率厲擒馘七十餘人闔境清

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羣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更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本道論薦名對擢為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為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參涉有顧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善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興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染院洛苑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舉諸州巡檢兵甲賊盜事久之工

表乞朝因言邊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遷右騏驥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浙刑獄公事年七十四以慶歷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舍公始雖以學術為文吏而性好勇有智略晚年夏寇若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歎曰吾以布衣起家至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驕慢侵擾疆埸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非命也夫然卒不得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卒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

師顔衛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縣主簿季子師說及孫
孝先曽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未官公之
在荆湖也夢臣為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
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乞改文職歸省方許
之行及宛葉間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
百里近世宦遠方而沒者子孫多焚其柩以燼歸葬相
習為常無譏誚者夢臣獨奮曰為人子孫忍行此豈人
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

不與流俗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耀必在子孫豈信然耶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光鄉邑於公近又久承公之知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伲人為悉其諸子以碣文為請光何敢辭謹銘曰

銘闕

傳家集卷七十七